

南

柯南巴葱

● 黄豆米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黄豆米著

南柯南巴葱

〔津〕新登字(90)002 号

南柯南巴葱

黄豆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中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面 2 字数 1000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1618—8/I·1445 定价:4.2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收录了黄豆米五年来在港、台和大陆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散文作品。是作者的第一个散文集。

书中抒写了作者在漫游云南边疆中的新感觉、新把握，并以自身经历忠实记录下这片土地上依然存在着的
神迷风光，民族传奇，原始习俗，宗教意识，现代规范的融合。作者是大自然崇拜主义者，她在边疆大自然和少数民族中漫游，虔诚地用心灵去感应美，寻找净土，朴质笔墨里流露了复杂的心绪。

自序

一个女人事业的真正开始大多在有家庭之后。

我正式自觉于散记创作是从《婚礼在南柯南巴葱》开始的。“南柯南巴葱”是一条碧水小江和一条有名大江的汇合口，它对于我有多层象征意义，随年月的增加，我愈加认识到这点。

我的先生是位忙忙碌碌的记者，几乎从新婚起就带我四处奔走。我随他长年在外，干脆把这种生活称作“流浪”，未嫁之前在以昆明为中心的小世界里打转，没料到自己会有“野性”，且大得让旁人不可思议。一年复一年，我不跟随他出外的时期便一副病颜。记不起我是回答谁的提问，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只要跟着他，到哪，那就是家”，我确实把这种生活当作目前的一切，甚至是目的。往后的事不知道该如何去想。收入本

书的作品就是这样到处为“家”写出来的。

几年里不断的“流浪”如生命之源，塑造出了一个黄豆米。著名女翻译家、作家文洁若一九九二年八月在香港《大公报》分四篇连载的《黄豆米和她的丈夫》一文，很该用来做代序，一想犹豫了，怕有贴金之嫌，只挑出一段，说明我先生让我叫“黄豆米”的起因，“当时金武向她解释说，黄豆看上去不起眼，然而浑身是宝，能制出各种营养价值十分高的食品，还能炼油。她和她一家人都使他联想到朴实无华的黄豆”。我的笔很笨，又平淡，却很想在作品里告诉读者那些真真实实的生活际遇。可我没能全部做到，真苦恼。比如有相当一部分人读了《婚礼在南柯南巴葱》后，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得不拿出先生拍下的照片为证。这样的怀疑一直延续到我后来的作品，该怎样来描述我们不断遇到的奇特生活？我只得一再说：“都是如实之事”。

1994年4月于昆明弥勒寺

目 录

婚礼，在南柯南巴葱上、下	1
太子雪山圣行	15
访泸沽湖	28
古城六日	41
上白水台	55
我的昆明	59
七月圆通寺	64
大理散记	72
鸟意人心	91
鸡年朝鸡山	95
永德土佛	108
白鹭鸶	111
红岩爷爷住在高山顶	114
遥远的茶	117
往事茶里香	121

版纳王子山速写	125
孔雀林	137
幽谷里，有一个孔雀洗澡的地方	140
版纳野象谷	144
夜宿山道	156
溯流飞艇外一章	160
缅北行	165
走老北	180

婚礼在南柯南巴葱

(上)

在美丽的西双版纳澜沧江下游，离中缅边境只有里把路的地方，藏着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南柯南巴葱。南柯南巴葱是爱伲人语，译成汉话是澜沧江与罗梭江的汇合口。

早春二月的一天清晨，我们从允景洪乘叶船长的小机船，沿澜沧江飘流八十里水路，来到南柯南巴葱。当时太阳已燃烧到了它最灿烂的时刻。宽阔奔腾的澜沧江恰似一条光环闪闪的金流，两岸，攀枝花怒放得如从地下升起的朵朵红云，正在换叶的野竹林如晚霞覆满群山。清澈碧绿的罗梭江，打起大朵大朵晶莹的浪花，带着浓郁的杜鹃花香，欢快地涌向澜沧江的怀抱……

船靠岸，面前的沙滩像是早就为我们铺好了一条长长的金色地毯，地毯上的图案是江潮织

成的波纹，还有七色小石片点缀其间……我和我的新郎金武手指扣着手指，踏上松软的地毯，身后留下四行歪歪扭扭的脚印。仰头望去，这金山金谷金色的江流是何等的神奇：四周的大山仿佛锁住了大江，也锁住了外面的世界。这江水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从哪里流去，似一汪湖泊，却又扬着波涛，发出应谷的“哗哗哗”声，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听说，这里方圆十多里都没人家，今晚婚宴的酒菜到哪里去弄？”我很茫然。

“嘿”，主婚人老周把眼睛神秘地笑成一条缝：“江里有鱼，山上有野菜，还用愁？”

叶船长，这位年过五旬，在澜沧江中闯了三十多年的老船长马上带着五、六个骠悍的年轻水手，一猛子扎到两江汇合口，摸的摸，网的网，一个个像水老鸭似的，不一会就拿上了六对长胡子鱼、黑鱼、面瓜鱼，鲫鱼、鲤鱼，其中一对鲤鱼足有十来公斤重。老周乐得眉开眼笑，打趣地对我和金武说：“真奇呀，这些鱼成双成对，也像你俩一样！”也许是个巧合，谁也解释不清。我想，这大概是一个爱情的季节。

江谷黑下来了，我们在沙滩上燃起一堆篝火。大家七手八脚，煮鱼的煮鱼，用竹箴挑着烤

鱼的烤鱼。婚宴的佳肴魔术般地备齐了：鲜甜的清汤鱼，冒着油泡的喷香的火烧鱼，清香的凉拌杜鹃花、苦凉的像耳朵叶子菜和水蕨菜沾戛里罗南米（爱伲人用野果子做的调味品）。我们的宴桌是沙滩，我们的凳子是一个个被潮水冲刷得如打蜡一般光滑的大石头，我们的灯是照红沙滩的篝火。大家举起斟满米酒的竹筒酒杯，扯开嗓子，齐声为我和金武祝贺：“祝愿你们像澜沧江罗梭江永远流淌在一起”贺声从篝火旁飘向群山，又从群山回应天际，在空旷的四野里久久地，久久地回荡。火苗仿佛在承应，窜得老高，把人们微有醉意的脸膛映得红红的。

吃完饭，我和金武发喜烟撒喜糖，每个人都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接住。他们再没有向我们说句恭喜的话，手边也没有带任何礼物，只把纯朴的感情默默献出。望着同船而来的张张耀着篝火红光的不大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我被净化了，这南柯南巴葱也成了一片净土。难怪一贯谈笑风生的老周此时幽默不起来，竟庄严得如西方教堂里主持结婚仪式的教父一样。他喊一声“鸣鞭炮”，劈劈啪啪，山那边，江尽头也劈劈啪啪回响，鞭炮好像是从天边放过来的，天空、大地、高山、江河仿佛都走来朝贺……。

圆圆的月儿微笑着，从山顶露出了脸，沙滩、江水一片银白。借着明亮的月光，老周带大家开始为我和金武盖“洞房了”，有的从山坡扯来一排长的野芭蕉叶，有的采来带夜露的杜鹃花，有的从江边砍来野竹子。功夫不大，在沙滩上就搭起了用竹子做梁柱的野芭蕉棚，棚的四周插着很多的杜鹃花。盖好后，叶船长把金武叫到“洞房”前，挪开一张芭蕉叶，认真交代道：“你们进去后，把这扇芭蕉叶挡上，就是门了。”当金武回到篝火旁悄悄告诉我这番话时，我眼泪都笑出来了。

夜深，大家回船上睡觉去了，沙滩上只留下一堆篝火，一间“洞房”，一片明晃晃的月光。金武把我牵到“洞房”前，仔细一瞧，芭蕉叶顶，芭蕉叶墙，芭蕉叶门，闻着清香的芭蕉叶味和杜鹃花香，我忽然感到：这场婚礼，已远不是我想象中的浪漫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这场婚礼中返回到了人类的童话时代……

猫腰进房，躺在地铺上，只见月光大摇大摆跨过“墙缝”踏在我们的被子上：六张芭蕉叶盖顶，那宽宽窄窄的缝隙间流淌着月光，人仿佛睡在野芭蕉林里。我们谈论着所有的客人：老朋友老周，叶船长、上船才相识的水手们和三个当地

爱侬汉子。回味着他们用质朴的情感，无意之中为我们酿制成的这杯让人幻想都想不出的蜜酒：远处的篝火还在烧着，那是大家为我们点起的红烛，那轮圆月像大家为我们挂上做新娘子避邪的镜子。夜宁静极了，只有江水“哗啦啦哗啦啦”轻轻拍击沙滩，为我们哼着摇篮曲。

“多好的人。多好的地方”。

新婚第一夜，仅有这一句话。

“天白了，天白了”清脆的小鸟声把我们从酣睡中唤醒。天果真发白了。

“茶花——两朵，茶花——两朵”野公鸡亮开嗓子啼明。

“编背罗，背背罗”催耕鸟仿佛在提醒人们。

蝉应声了：“知了，知了。”

勤劳的打鱼郎鸟从江面划过，喊出了一串“叽咕咕”的劳动号子。

我们如痴如醉听着这晨曲起床了。刚一掀开被角，哈，一只大蜘蛛从被窝里逃出来，我伸手要弄死它，“它昨夜闹新房困了，借我们的床留宿呢。”金武一句话把我乐得哈哈大笑，他也哈哈笑起来。这时，又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小黑狗，在“墙外”欢快地摇尾巴。“进来吧，小客人！”听我招

呼，它果真挤进“墙缝”来，舔我们的光脚板。“它来道早安了”金武快乐地说。小黑狗挤出“墙”外摇着尾巴跑远后，我们收拾床垫，发现床垫脚的沙地上有两个坑，一看那形状就知是金武的脚蹬出的（因为他的身子比床垫还长），我们乐得扑在床上捧腹大笑。啊，天地与我们同在，我们与山川同乐，我们是天、是地、是江河、是山川、是江面吹过的风……

都说返璞归真是高境界，那么进入这种境界得到的应是最高的享受，忘记自我，不知秦汉，去感受生命本质的快乐。

芭蕉叶门倒了。那是江风为我们先打开了门，我们拎着洗漱用具，仍光脚板，朝水边走去，在澜沧江、罗梭江汇合口处蹲下，望着清碧的罗梭江急急地涌进澎湃的澜沧江流中，身后的远处好像隐约回响着那句话“祝愿你们像澜沧江罗梭江永远流淌在一起”。金武已站进水中去了，我在水边独自想：澜沧江源于世界屋脊上的唐古拉山，冰雪化水，经过数不尽的山环路转，历尽险阻艰辛，不息地追求，往前奔，那不就是你吗？我的丈夫。而我就像罗梭江，虽源于很远的山里，但追求的初衷不改，受尽磨难也必定会寻到澜沧江一样。我终于跑向了你这条大江，我

们又一块走，前面有阳光照耀，也还有地狱的召唤，但我们会相互搀携，一直向着大海流去，流去……

原载台湾《中时晚报·时代文学》9期

(1990年5月27日)

婚礼在南柯南巴葱

(下)

小路从沙滩钻进没人高的茅草间，向竹林爬去，我们弃舟登山，上到竹林边，主婚人老周说再走就看不到江了。我和金武停住，回头往沙滩上寻找那芭蕉叶洞房，它已被沙滩边的几棵杜鹃花大树挡在背后，消逝在我们的视线里。可芭蕉叶洞房却如一种理想，像童话里的一个美丽世界永恒地留在我心中……

进入野竹林，密密匝匝的竹子长得遮天蔽日，潮湿的竹叶清香中掺和一股野兽尿尿的腥味，听不到鸟叫，脚下的路已不成样，各种形状的野兽脚印凝固了，我开始发毛。

“这么大的粪饼，会不会碰上什么？”我紧张地握着金武的手说。老周回身见我指着比牛粪还大、起了壳、甘蔗渣一样的粪饼，轻松地说：“这

是大象屎。大象、马鹿、野牛多在夜间下江喝水，这阵睡觉哩。昨夜我和船长一直轮流守在沙滩上，就怕它们来闯你们的芭蕉叶房。下半夜见到三对绿眼睛，小手电一样亮，不过离我们远，是三只马鹿。”

老周和船长心细，早先让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如何睡不香的。

钻出竹林，眼前一片白灿灿的杜鹃花树。我贪婪地望着如一天白云似的花，只听金武叫道：“豆米，快过来接着。”

天！瞧他已坐在树杈上，手里摇着一把杜鹃。我疾步走近，见他的皮凉鞋一只正、一只底朝天地甩在那。在城里穿着庄重，对采访对象小心翼翼挑词儿的他，怎么一下子如山娃一样野，无声息就窜到树上坐着，还把吊着的腿甩来甩去呢？我突然想起他出生在古老的佤山寨，一两岁就失去了父母，是一位佤族汉子把他养大成人。至今，他那佤族人的天性还未灭……我想着，伸开双臂，一朵朵、一瓣瓣的就朝我落下，像天上散来的花……

徒步两个多小时爬上了森林里的拱丙山。这是爱伲人居住的地方，老周的垦荒队开进来不几月，在这处女似的群山里开辟橡胶、茶叶园，老